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八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六經總論下

隋志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寔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槖籥也其爲用大矣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

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之世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

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子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

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絶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

子之言紛然淆亂陵夷踳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滅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歷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黄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

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慱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
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
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慱士之藏内有延閣
廣内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
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
之舊也至於孝武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
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輙撰爲一錄論其

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於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篋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

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鄭默始制中經荀朂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薄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

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别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

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

晰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詞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悦詩書下化甚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

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缺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藏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

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

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墨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

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例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缺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於此志云

緯書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享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

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演并
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
推度災紀歷樞合神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
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
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
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
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
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

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以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及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

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唐五經正義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名曰五經正義

巾箱五經梁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以備遺忘

六經法言唐韋處厚路隋掇五經粹要二十篇號六經法言穆宗時

五經精義開元九年二月丙申詔楊安國等五經正義
以五經精義爲名
漢校定中書五經伏湛元孫元忌世襲湛爵爲不其侯
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元忌
與議郎黄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内中
之書其後元嘉中成
唐新修六經要言敬宗時崔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
十篇以便觀省

九經師授譜韋處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晉中經晉得汲冢古文竹書詔荀勉撰次以爲中經

五經通論束晳

漢大學石經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妙探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堂谿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大學堂前石經四部

盧植尚書三禮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刋正碑文

徐邈五經音訓徐邈傳漢武帝始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

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唐石經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刋定九經于石鄭覃

文宗時爲相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力讐刋準漢故事鏤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訛文刋于石

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正其訛文

五經鉤沉晉楊方傳方爲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

鈎沉更撰吳越春秋行於世　隋志五經鈎沉十卷

五經同異評徐苗傳家貧好學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施讐論易周堪孔霸等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

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各以經議對蕭望之平奏

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

白虎通後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

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作白虎通令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却不載稱制臨決之語

咸平重校七經疏義咸平四年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等上重校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三卷命模印頒行

咸平龍圖閣五經圖見圖類

諸子百家門

孝經類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之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

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一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

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出隋志

說齊孝經序云孔子爲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爲書謂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得之顔芝家凡十八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劉向校書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正非之力申鄭說帝乃

采集六家自爲之注頒之天下以十八章爲定元行冲爲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力正義訓詁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爲古文指觧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説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

正義云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顔芝之所藏漢初除挾書之律芝之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

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㫬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鄭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乞加商量遂依所請 曾參字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

受之業作孝經史弟子傳　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
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玄宗序　何休注訓孝經論
語皆經緯典謨本傳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明帝自期門羽林之士悉
通孝經章句後儒林序　貞觀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
國子學詔孔穎達講孝經禮樂志　天寶三載大赦詔
天下家藏孝經唐玄宗紀

論語類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荅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没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説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

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先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藝文志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定也 鄭元疏 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韋賢及子𤣥成魯扶卿夏侯勝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别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王生並傳之王吉名家古論語者自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

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元注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爲之注焉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爲集解正始中盛行于世

正義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平帝詔召天下通知論語教授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本紀　王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

書不顯惟中説獨傳王續傳　或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爲之爾當時孔子弟子雜記其言然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柳論語辨正

孟子類

孟子名軻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出藝文志　魯公族孟孫之後師孔子之孫子思著書七篇遭蒼姬之訖録值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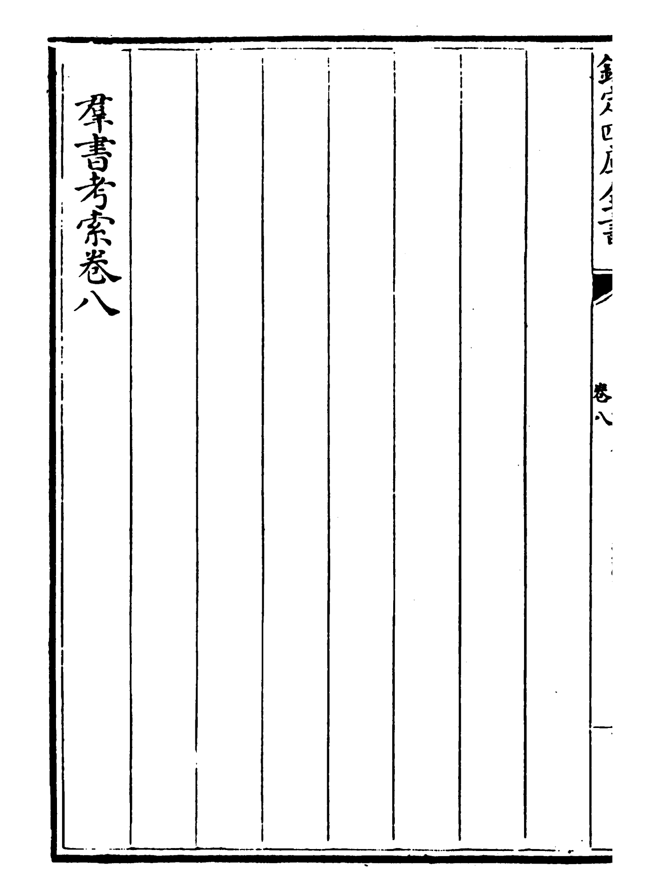
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可謂亞聖命世之大才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與似非孟子本其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　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撰次難疑答

問成書七篇後漢趙岐爲章句析爲十四篇唐林謹思以弟子記軻之言不能盡其意故演而續之作續孟子二卷本朝馮休謂孟子有可疑者或門人所增益乃作删孟一卷司馬公有疑孟 孟子之書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鼂以道荅賈子莊書 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之則知愈言非妄也其書孟

子所見諸侯名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子以愈言爲然晁氏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之書孟子列傳　始吾

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尊聖人之道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爾孟氏醇乎醇讀荀篇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進學解



羣書考索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羣書考索卷九　　宋　章如愚　撰

經史門

諸經

漢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愚因是以考諸經不能無說於此蓋自易太卜掌三易之法皆出於伏羲一曰連山伏羲二曰歸藏黄帝三曰周易文王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藝文志云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之屬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所謂周易者然也及秦燔書而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亦可謂全書矣然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而孟梁丘之經則未免有无咎悔亡之脫畧及晉太康之世汲冢所得易經雖與周易上下經合而繇辭則異汲冢之書固不可盡信而孟梁丘之易則自商瞿子木傳之田何者

也乃復有參差焉何哉漢藝文志載易經十有二篇顏師古以爲上下經及十翼故有十二篇自費氏始以卦象文言雜入卦中而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於費氏故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而古經遂不可復矣至於三易之名爲杜子春之說則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爲鄭康成之說則以連山爲夏歸藏爲商孔穎達之作正義則以連山氏爲神農歸藏氏爲黃帝其可不折衷於此歟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

有之惟載卜筮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冠於周易之首以本卦尚存姑備商之缺云自孔子討論墳典而所謂三墳之書在伏羲氏天皇則曰三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在神農氏人皇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在黃帝氏地皇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三墳之目見於孔安國而漢藝文志已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中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嗣征引政典孔氏注乃謂

夏后爲正之典籍今正典之文頗合豈偽邪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夫子斷自唐虞以下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足書百篇此所謂書者然也奈何秦火之餘濟南伏生漢文帝時能尚書者天下無有命伏生治之老不能行詔錯往受之以口授晁錯而教於齊魯之間者不過二十九篇而已孔安國得古文尚書於孔氏之壁者比之伏生增多二十五篇安國始定爲五十八篇作傳而漢藝文志乃曰尚書古文止五十七篇鄭康成序贊以

爲安國所定之書後又亡其一篇與安國之序不能相合劉向所校歐陽夏侯三家之經比之古文多有脱異此蓋伏生所傳之本而馬融鄭康成所作尚書傳注如隋志所載乃云雜以經文非孔氏舊本蓋孔氏之書以巫蠱之事不復以聞逮至後漢其本遂絶間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祕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獨闕舜典乃取王肅之堯典

分而續之自愼徽以下分之陸德明釋文云今之舜典乃王肅本也自是歐陽夏侯之學馬鄭王肅之注皆廢而古文獨行於世矣即孔傳也若乃無偏無頗洪範之舊文也唐元宗以聲不協語此乃唐今文尚書改而為無陂又命衛包易古文以從今文天寶三年猶未害也彼漢之張霸乃為百兩之篇文意淺陋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則何為僞妄若是哉有如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獻之與左氏國語孟子所用泰誓不同漢魏諸

儒因疑其謬而齊建武中姚方興亦造孔傳舜典自言得之大航當時集議咸以爲非而隋之劉光伯炫乃取以列諸本第人遂以爲舜典之篇出於姚氏此蓋隋志及史通之所載者其眞僞不待校而明也以至汲冢古書出於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盜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而荀勖撰次以爲中經而後啓之殺益太甲之誅伊尹共伯之名和則與經傳甚戾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壁之殘缺者隋藝文志載之尚書之末果可信乎自三百五篇之詩删於夫子更歷嬴秦其書獲全得非以諷誦不獨在於竹帛蓋於漢而後有齊魯韓毛之學此詩之所以分爲四也然齊詩至魏而亡魯詩至西晉而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自左氏爲春秋傳 三十卷魯太史 而公羊 十一卷名高齊人 穀梁 十一卷魯人名赤 相繼爲之後復有鄒氏 十一卷 夾氏 十一卷 之傳而鄒氏無師而夾氏未有其書亦得以並

名於世此春秋所以分爲五也然惟左氏之晉杜預而爲之集解至隋而盛行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矣若乃禮之書自秦而後缺壞爲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六藝論經典釋文所引其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則多異其外則逸禮是也至劉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

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士禮即今之儀禮也禮記之作出自孔氏然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没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而月令則吕不韋所修王制則漢博士所録緇衣公孫尼子所撰蓋非復古之全書矣秦始王深惡周官至於漢武帝開獻書之路周官一經既出於山巖屋壁之間而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

見焉其後劉向校理祕書始得著錄然亡其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足之隋志又云河間獻王以千金求冬官不可得遂足以考工當時諸儒共排以為非是劉歆獨識之後又有杜子春者能通其讀而鄭衆賈逵之徒皆傳其業焉然隋志以為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而六藝論則以為周官壁中所得六篇而同異既未可知蓋非古之全經矣至於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分而字讀皆異至劉向典校經籍除

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論語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別而齊魯二家篇目又别不同折苑曰以為從政分子張爲二篇是古論之殊也增問王與知道是齊魯之異也後張禹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志無師說然考之當時論語之傳授齊則有王吉貢禹之儔魯有龔奮蕭望之張禹之屬前藝文志而孝經又有後蒼翼奉輩相傳以名其家此所以不絶於後世歟雖然經固出於聖人也乃若輔翼而推明之則諸

儒之功焉自西漢之後其擬其續之者有其人矣揚雄之太玄王長文之通言是所以擬乎易也晉著書四卷名通言有文言卦象時人比之太玄可用卜筮孔衍刪取典言而作漢尚書曰居易作湯征篇以補逸書王通取漢之制誥誌策而謂之續書起漢魏盡晉中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無書者十篇孫王勃補缺遺定著二十篇陳正卿唐纂漢唐以來詔策章疏而爲續尚書是所以擬乎書也束晳之補亡六篇王通

之續詩以備六代而有化政頌歎之名是所以續乎詩也魏證之類禮是又續乎禮者也習鑿齒之晉時人漢晉春秋始光武而終晉愍王文中之元經首太熙而正開皇孔衍之漢春秋檀道鸞之晉春秋韋述吳兢之唐春秋此又欲續乎春秋者也其傳而訓釋之者亦有其人矣以言乎易則崔篆之易林後漢建武初六十四篇用決吉凶王弼之大衍論魏尚書郎陸德明之文句義疏李鼎祚之集註裴通之易書王勃之周易發微以言

乎書若伏生之大傳劉向之洪範五行傳說向在成帝時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周秦漢有祥瑞災異劉陶之中文尚書東漢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此類相從凡十一篇專為鳳兄弟設也年長之尚書章句王肅之尚書釋駁李顒之尚書新釋以言乎詩則若鄭康成之詩譜王肅之毛詩義駁楊義之辨異許叔牙之纂義唐貞觀時為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作為十篇高智周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陸機之草木蟲魚疏楊

嗣復之草木蟲魚圖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會物象大學士揚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以言乎禮則若馬融之周官傳十一卷傅元之周官評論陳邵駁戴聖之月令章句十二卷何承天之禮論三百十卷崔靈恩之三禮義宗三十卷丘敬伯之五禮異同張鎰唐之三禮圖九卷皇侃之禮記講疏百卷賈公考之禮記正義六十卷而周禮儀禮又合爲之疏焉若春秋繁露則作於董仲舒春秋釋例攷衆家譜第本爲

傳設春秋長歷脩成一家之學則作於杜預春秋調人左氏解也公穀皆爲經傳中朱書以別之春秋全綜則作於劉兆晉兆謂春秋二經三家殊塗諸儒之議紛然乃合三家之異取周官調人之義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有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春秋義函則作于于寶春秋纂例則作於高重文宗好左氏高重時爲翰林學士乃分諸國名爲書藝文字春秋纂例四十卷是也左氏解誼則作於伏虔公羊注作於何休休訓釋甚詳而

出周王晉大體乖戾更注公羊多有新義　又注於王接穀梁集解作於范甯惠帝時補尚書殿中郎常謂以穀梁未有善解遂沈思積年爲之爲世所重　而又作於徐邈春秋通例則作於陸希聲病諸儒執一槩是紛然故作此通理經趣　春秋三傳總例則作於韋表微此則春秋之學也孝經義疏則作於皇侃孔穎達孝經制旨一卷則作於唐玄宗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廣孝經則作於徐浩乾元二年上計十卷　論語章句

則作於張禹以成帝好故作此以獻論語釋疑則作於王弼注則作於韓愈注辨則作於張籍而賈公彥又為論語孝經之疏此則論語孝經之學也若乃五經音訓則作於晉之徐邈孝武始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摽明旨趣故作此書學者宗之九經師授譜則作於唐之韋處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師故作此以詆其違五經勾沉則作於晉之楊方隋志云

五經勾沉十卷方時爲高梁太守積年方成五經異評則作於晉之徐苗苗家貧好學遂爲儒學宗五經微旨則作於唐之張鎰六經外傳則作於唐之劉貺九經要句則唐李適實譔之睿宗時六經法言則唐韋處厚等實爲之穆宗時掇五經粹要二十篇六經要言則唐崔郾等實爲之敬宗時郾與高重類爲十篇以便觀省五經精義則唐楊安國等實爲之開元九年詔名曰云云至於漢之五經則定於蔡邕楊賜之徒唐之石經定於

高重鄭覃之屬此又兼通諸經之儒也諸儒之功亦多矣而唐之劉子元乃獨不然其作史通也於尚書論語則有疑古之十條於春秋則有五虛美十二未諭之論噫聖人之經而猶有疑焉亦足以知子元之學矣

漢石經

邕爲東觀議郎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楊賜韓說覃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

太學之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
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太學堂前石經四部
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
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言願詣東觀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刋正碑文

唐石經

鄭覃文宗時爲相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
言願與鉅學共力刋讐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

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等是正其文刋于石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定正其訛文

儀禮

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志藝文以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

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説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

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孔子言周禮爲本儀禮爲末賈公彥言周禮爲末

儀禮爲本論章疏之詳畧齊黄慶之舉大畧小經注疏

畧隋李孟哲舉小畧大經注稍簡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諸子百家

自太史談爲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漢藝文志以爲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藝文志之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曰小說此所謂十家者也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則出於史官陰陽家則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則出於

理官以至於名家之出於禮官墨家之出於清廟之官縱横家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則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則出於稗闔官則亦未有無所本者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而於小説家則曰君子弗爲得非説家或在所指乎孟堅於諸子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皆删劉歆七畧之説以備于篇者也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豈亦倣孟堅之體乎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

家名墨縱横之類大抵與班同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而唐志又始以雜藝術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也夫所謂儒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晏子則爲晏平仲之書曾子則謂曾參之書公孫尼子則爲七十弟子唐志無七十弟子四字之書隋志董子則爲戰國董何心之書雜墨子魯仲連則爲魯連子之書漢作魯仲連子鹽鐵論則作於桓寬潛夫論則作於王符昌言則作於仲長統申鑒則作於荀悅魏子則作於後漢之魏明

本明牟子則作於後漢之牟融中論則作於魏之徐幹體論則作於魏之杜恕法訓則作於蜀之譙周續説苑則作於唐之劉貺古今説苑則作於唐之李吉甫若乃新語則作於漢之陸賈新書則作於賈誼隋志云賈子十卷新序則作於劉向成帝永始元年桓子新論則作於桓譚顧子新語則作於顧譚志林新書則作於虞喜而夏侯湛華譚亦皆有新論之作王子正論則作於王肅袁子正論則作於袁準正言則作於干寶正覽則

作於梁周捨而唐之儲光羲亦有正論之作此豈非儒家者歟所謂道家者何也（唐藝文志）鬻子之出於鬻熊（唐志作雄）道德經之出於老子（名聃）鄭氏傳其學田子之出於田駢莊子之出於莊周列子之出於列禦寇廣成子之出於商路公（張太衡注）蘇子之出於蘇彥宣子之出於宣聘陸子出於陸雲抱朴子內篇之出於葛洪而黔婁子則出於齊之隱士（漢志）鶡冠子（以鶡鳥毛為冠）則出於楚之隱人（隋志）文子之書雖曰出於老子弟

子而班氏以爲似依托者此豈非道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文管夷吾之有管子商鞅之有商君書謹到之有謹子申不害之有申子韓非之有韓子晁錯之有新書董仲舒之有春秋決疑崔寔劉廙魏之有政論魏桓範之有世要論梁劉邵之有法論杜佑之有管氏指畧此豈非法家者歟所謂名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鄧析子則鄭人與子產同時者若伊尹文子則與宋鈃形俱游稷下者若公孫龍子則爲堅白之辨者若惠子

則所謂惠施而與莊子並時者漢志至於魏盧毓之九州人士論劉卲之人物志梁姚信之士緯范謐之辨名苑杜周士之廣人物志唐志此豈非名家者歟曰墨子唐藝文則爲墨翟之作曰隋巢子曰胡非子則爲墨翟弟子之作此句出漢志此所謂墨家者然也曰蘇子有列傳則爲蘇秦之書曰張子則爲張儀之書而鬼谷子者隋志以周世隱人目之唐志以蘇秦目之而皇甫謐樂臺輩有鬼谷之注梁元帝有補鈌子之作唐志此所

謂縱横家者然也若尉繚子唐志則作於六國時之尉繚尸子則作於魯人之尸佼吕氏春秋之作於吕不韋淮南子之作於劉安論衡之作於王充風俗通義之作於應劭說林之作於孔衍抱朴子外篇之作於葛洪金樓子之作於梁元帝古今注之作於崔豹續古今精義之作於唐周蒙類苑之作於劉孝標羣書治要之作於魏證帝王畧論之作於虞世南理道要訣之作於杜佑此所謂雜家者然也四民月令之作於崔寔齊民要術

之作於賈思恊荆楚歲時記之作於宗懔玉燭寳典之作於杜臺卿秦中歲時記之作於李綽四時纂要之作於韓鄂而范子計然之書則范蠡與計然之所問答此所謂農家者然也張華之博物志顧恊之瑣語劉義慶之世説劉孝標之續世説裴子野之類林其皆小説之謂乎以孫子之兵法而魏武帝杜牧賈林輩皆爲之注武帝又爲之續以吴起之兵法而賈詡孫鎬亦註釋之若曰六韜隋志以爲太公之作而漢藝文志止曰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初無此書之名雖有周史六弢載之於志然注言惠襄之間或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顏師古以卽今之六韜而亦不指爲太公之書則不知隋志將何所據邪有如黄帝之太一兵歷太公之金匱三宫兵法隋志穰苴之司馬法黄石公之三畧魏武帝之兵書接要司馬彪之兵記孔衍之兵林李靖之六軍鏡吳競之兵家正史李德裕之西南備邊錄其兵法之謂乎靈憲圖藝文渾天儀則張衡爲之渾天象注則吳王蕃爲

之天儀説要則陶洪景為之靈臺祕苑則庾季才為之
而釋周髀乾坤祕奥法象志則李淳風為之與天刪集
以至石氏之星經傳讀甘氏之四七法其皆天文之謂
乎若歴譜十八家見於班氏之志而四分歴則李梵為
之景初歴則晉陽偉為之歴術則何承天崔浩皆為之
皇極歴則劉焯為之歴義則浮屠一行為之九章重差
則為之於劉向算經則為之於張正建韓延夏侯陽九
章算術則為之於徐嶽徐岳九章算經五曹算經則又

甄鸞爲之其皆歴算之謂乎京房則有周易占周易林焦贑費直管輅則有易林而費直則又有易内神靈郭璞則有周易新林晉史綽則有龜經是所謂五行者也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功臣則閻立本圖之開元十八學士則商敷韋無忝圖之是所謂雜藝者也若皇帝素問黄帝甲乙經黄帝八十一難若扁鵲内外經若岐伯灸經是又所謂醫經者也而班氏之志有曰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髙噫

不如是何以見儒術之尊非諸家之比哉嘗觀荀卿論十二子有曰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他囂魏牟也漢志有公子牟忍情性以異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鰌也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守是墨翟宋鈃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辨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也畧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唯唯然不知其非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今夫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聖王之迹著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有曰陰陽之術太詳而多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禮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而

彊本節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合無形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固之論九家有曰者儒家者流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爲髙唐虞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道家者流清淨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任刑法而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其所長也及謷古予切者為之則析亂而已墨家

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㢘愛之意而不别親疎縱横家者流權事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説家者流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義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夫諸子者

皆起於王道旣衰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舍諸侯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觀太史公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而擾卒無所補太史公之所以

病儒者非果以儒爲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爲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爲無益哉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牧以爲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殊不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經傳之明文古今之通論也故劉歆馬融孔安國之徒謂天授伏羲以河圖錫禹以洛書然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不

可易也而河圖之數則四十有五洛書之數則五十有五其不同者何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大衍之數止於五十又何也蓋五者中數也在五行曰土今以四時論之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王於冬惟土分王四季十有八日共成七十二日以藏四時之間而成歲功也今大衍止五十蓋三才分四象著五者退藏於密也其用四十有九由體起用也分而爲四十有九合而爲一然則無爲而爲者其惟五乎河圖者大衍之本

也其數五居中而一與九次之三居乎左之中四與八次之七居乎右之中六與二又次之總爲四十有五而止蓋虚十者是亦上也蓋大衍所虚者生數也河圖併與成數而虚之然河圖或縱或横皆十有五今以五居中象易之太極也虚十於中是不縱不横亦十五也豈天地密意歟若洛書其疇雖九數亦五十有五五行也五事也八政之典五紀也六三德之與十稽疑也八庶證也五福之與六極也唯大衍之五十皇極五也特不言

數豈非非數之數然後於數之中而有所統會也然則易之太極河圖之五洛書之皇極經天緯地宗主萬變乃象數出入之門皆不離乎此也孰謂天地五十有五河圖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而有異者哉雖然易與洪範相爲表裏後世呂不韋取而著之月令揚雄以是而草太元劉向以是而作五行傳班固范曄以是而作五行志皆第相沿仍宜其一揆而或異同何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數至於五而不及於六七八九十何也月令春秋則其數八夏則其數七中央其數五秋則其數九冬則其數六又不及於一二三四十何也太玄經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又不言於十何也洪範則以水火木金土爲序易則不言大禹謨則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序而增穀爲六府者何也月令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太玄則

以木金火水土爲序班固劉向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范曄則以木金火水土爲序又何也蓋易不言水火金木土者以既寓於四象則不待言而理自存猶禮官不言乘象也其洪範不及於六七八九十者即其生數可以見其成數也太玄經曰一德而作二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父子之道也不相逆乃能相治君臣之道也大禹謨之言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相治之理

也增𣪚爲六府者土爰稼穡禹論其可歌之功也吕不韋月令據夏小正以正四時則以德之盛者言之也劉向倣月令而作傳班固擬劉向之傳而作志故其序一與之同皆取相生亦猶制地之律以資生爲功故黄鍾爲宫大蔟爲角姑洗爲羽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揚子雲擬易而作太玄故合生成之數范曄作志則本太玄而衍歴故其序與之合以自下尅上爲言木受制於金金受

制於火火受制於水水受制於土皆取相制之義也

大衍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減其五也韓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然則五十有五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

謂衍天地之策也衍天地之策則夫五退藏於密其數
所以止於五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之極數也
大衍之數五十天地之用數也京房則曰五十者謂十
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地之大生
氣也馬季良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
有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有九轉
運而用也荀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

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鄭
康成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
故減五
大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也姚信董遇則曰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爻之數故減六而用四十有
九顧愷則曰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
虛其一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爲得而韓輔
嗣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

不知四者同氣而總名耳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
足之則又重舉乾初九之一爻諸説亦迂矣蓋天一下
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騰與天七合而生火
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
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
奇生者成而耦以耦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
故其數耦其耦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大衍之數減
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虚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天五爲

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有其數也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今焉而虛一不用是明元氣爲造化之宗居尊不動也旣以減五又以虛一然後以四十有九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揲其蓍皆以四爲數以象四時四揲之餘歸此餘數於所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以陽爻之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六爻故二百一十有六也陰爻亦六爻二十有四

策六爻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此舉中道以言之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故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合爲策故象萬物也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

乾坤之策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數

先天地而乾坤之策次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大易之數何也

參天兩地之數也所以參天者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

得參天之數

參天一爻當三三爲九

所謂兩地者

兩地蓋坤六斷則一當二故也

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得參天之數故乾之陽爻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少則計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所以爲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多則計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所以六爲老陰三男之爻一陽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蓍之際兩多一少則折揲之餘得四七之數而七爲少陽者自然之理歟三女之爻一陰而二陽得自然之數八揲蓍之際

兩少一多則所計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爲少陰者自然之理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存陰陽老少之理明增之一則於揲爲贅不可也减之一則於揲有缺不可也此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四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五十五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朞之日或嬴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爲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

反為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為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君隂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其於自然之理蓋亦眛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二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變變著一日以周朞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蓍之徳圓而神顧取而用之如何耳

羣書考索卷九

羣書考索卷十

宋 章如愚 撰

諸子百家門

諸子類 家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後序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

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

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同上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顔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之所注者在可疑也館閣書目

國語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

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

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暨縱横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

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漢司馬彪又録漢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近代之國語也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躭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

非國語柳文作非國語序

爾雅

張晏漢藝文志注云爾近也雅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邢昺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爲周公作但其文有

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焉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涉博士孔鮒撰小爾雅十三章甲行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唯廣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觧更為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隠以蜀語為蜀爾雅李淑書目劉温潤採摭羌虜之言以華音釋之為羌爾雅宋朝嘉祐中神宗朝陸佃因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自是益加論撰成埤雅二十卷以館閣書目修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逺矣舊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若言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席兮此秦康鄭武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疏　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聖人之書

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爾以後世罕得聞至漢武帝時濟南人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遂顯其後雖注者十餘家猶未詳備陸德明叙錄犍爲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推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千典籍散亡未知誰氏然皆未詳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

進索隱之方誠傳法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繁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

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　爾雅

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解小雅　廣雅唐藝文志張揖廣雅

四卷　博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　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　埤雅宋朝陸佃作　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　邢昺爾雅疏成平四年上

子思

名伋孔子孫著書二十三篇

漆彫子

名啓後孔子弟子著書十三篇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著書十六篇

景子

著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李克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著書七篇

晏子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

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而爲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顔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哉假令尚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　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摭出而爲曾子

荀子

荀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荀卿爲秀才年五十始求

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卿以爲人性惡故爲性惡一篇以非孟子 趙人名况唐楊倞注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按史記初况以讒適楚爲蘭陵令應聘諸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宋朝撰削荀子疵一卷 韓愈讀荀子曰孜其辭時若不醇粹

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史記　十四篇藝文志　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願於仕宦退隱海上著此書藝文志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盂取其事雜也又益

以連叢二篇合爲二十三篇田蚡傳曰學盤盂孔甲諸書

揚子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本傳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　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依而馳騁云本傳　雄見諸子以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

雖小辯終破大道故時人有問雄常用法應之者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爲序宋朝阮逸注宋咸以文中子悉模論語句迹仲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又爲駁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　王福時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凝亡

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洺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

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爲十篇

百家類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爲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爲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則試以事取其實効也譽音戈於反唐虞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茍以譁衆取寵師古曰譁衆也寵尊也譁呼華反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漢藝文志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

之道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隋經籍志

諸儒並見前類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漢志

道者蓋爲萬物之奥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

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
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
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
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
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
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
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
師蓋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

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茍以異俗爲髙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眞矣

管子管夷吾者潁上人也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本傳　吾讀管氏牧民山髙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史記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前藝文志

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

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
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
於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
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
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
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
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
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

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誣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畧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止

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此其據也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老子百有六十餘歳或言二百餘歳以其修道而養壽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

爲謀豈謂是邪 並出史記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戰國時蒙人莊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唐成元英又爲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爲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

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書不輟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故儒所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洪博物深洽江左絶倫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姓吕名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出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藝文志

作孫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見史記子十六篇藝文志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人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㱟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

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漢藝文志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脩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脩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矣

歴譜

歴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歴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歴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

三統以知阨會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歷明時書叙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閏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壊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

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漢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

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眂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觕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隋志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

志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刼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藝文志

游棣子一篇藝文志

燕十事十篇藝文志

商子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鞅少好刑名之學嘗讀
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具存
韓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蠧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
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　太
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唯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

李子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作李子三十二篇 出藝文志

申子申不害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一篇號曰申子 史記 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藝文志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本傳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贊作書三十一篇藝文志

慎子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申韓稱之藝文志

名家類

名七家三十六篇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爲之則苟鉤鈲析

亂而已漢志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出隋志

公孫龍子戰國時公孫龍撰爲堅白之辨假物取譬冀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

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産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則非子産所殺也藝文志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墨家

墨六家八十六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

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别親疏漢志　墨者强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隋志　墨子宋大夫墨翟撰其說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今

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

從横家

從横十二家百七篇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從横者所以明辨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

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辟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隋志

鬼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捭闔分其書三卷

蘇子三十二篇蘇秦者周雒陽人師習鬼谷先生

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史記

張子十篇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

晉之權謀之士夫言從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

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

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

之士哉史記

羣書考索卷十